

獪園

猶園第十二目錄

淫祀

五郎神十

五郎神十一

五郎神十二

五郎神十三

五郎神十四

五郎神十五

五郎神十六

五郎神十七

五郎神十八

五郎神十九

游方五聖

樹頭五聖

花花五聖

園頭五聖

簷頭五聖

宋相公一

宋相公二

宋相公三

棒花馬公

二郎廟

金小一總管

草鞋三郎
百花大王
楠木神
花関索
柱礎神
濟河神
絳冠紫帔神
盧狗大王
藤溪神
社公
山王
廬王

獪園第十二目録終

獪園第十二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譔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錄

淫祀

五郎神一

相傳蘇州府學是文正公故基因相地當出科甲最繁遂捨為學宮初五郎神謀得其地為廟數數作祟倫極擾亂公不聽一日公坐燈下讀書神乃見嘯于窗前左右咸怖公若罔聞其神從窗中伸一掌入掌有毛甚可駭公取案頭丹筆書山字于中其掌便縮不去作聲哀鳴公問汝是何鬼應云某果山魈木客

之屬見公甲第崇歡地形豐隆实欲馮藉寵靈典趾為香火之地形豐隆崇觸忤已多望公見怨出我公前程遠大某不敢復祀矣公叱而語曰上方山風水最佳名為酒池肉林可速詣彼據之因又書一山字于其下合之乃出字也掌遂得出自此怪絕明日五郎便降神于紫薇村中將居民反接跪地遂為立廟淫祀至今不絕夫非范公之言作之俑乎

五郎神二

蘇州韓襄毅公未遇時相傳為同學諸生所紿夜持周易赴府學尊經閣上遇五郎神稱為都寃公與之讌飲既醉從席間懷金叵羅以歸明日南濠張氏富

室女病為神所馮、醫術莫愈、韓袖匠羅入其家謂主人曰、君女聘我為婦、當為治之、主人珍重辭謝、乞哀相救、顧以女充箕箒、袁毅乃索筆大書于背曰、韓擁妻、不可欺、應手而愈、于是主人素聞韓名、即轂盛粧以女歸、明年韓果擢第矣、後果為　國朝名都御史、

五郎神三

新門彭城秀才某、嘗因無子、禱于寶林周宣靈王廟、籤訣中有一朶金蓮舊地開之句、不曉所謂、意欲尋訪人家、或有娉名相合者、可娶為妾、後為其婦頗妬、不諧、茂陵之聘婦年三十許、今微有姿韻、辛亥歲、忽為五神、郎所馮、意慮失常、夢覡恍惚、常與神遇、神亦

時々降于其家衣錦袍乘白馬或挾弾弓若貴介公子狀騎從繁多又或御車飛蓋自簷端下詣密室秀才借寓肄業一日偶帰見房門扃鑰甚固有両女鬟年可十四五覆髮被肩容姿妍冶着鳳雲繡半臂夾侍于門外訊其名一鬟答曰金蓮俄而遂失所在秀才大驚有頃神見形如人出坐堂中召秀才諭之曰君婦前生與我伉儷今冥數又合為妻可速粧梳相携而去秀才叩懇挙家哀祈乃許諾云且暫諧匹偶却後五年當来迎矣後信宿輙来每至則屏帳茵褥珍怪之食陳設炳煥皆非人間所有婦便欠伸呵噫起入帷中侍者窃聞狎昵歡笑之聲踰于人間夫婦

既展綢繆、良久方去、秀才懼禍、又利其贈遺之隆、竟不敢與婦同寢處矣、其家每日供具飲食悉是神為致之、神或不至、時有異味相餉、從空而下、舉家不測所從來也、本戶有官逋五金、無辦、縣騎督迫、忽案上鏗然有聲、視之、則銀一錠、恰秤得五金有奇、適符其所逋之數、遂輸長洲庫中、婦聞鄰近丁孝廉家歲有入關之使、常攜鮮荔枝北還、得善藏法、啟甕如新時、方五月、輒向神前索之、神云、甚易耳、少待三日、須遣人覓至也、如期婦晨起臨粧、已有一珠紅合子置粧臺上矣、開視之、果得輕紅十五雙、劈噉、如從樹頭摘

下者、合子畜扰帶露痕、如是凡所需索、輿不立應、家漸豐饒、隣人貧者聞而艷焉、側近有五龍堂前一家、夫為府書佐、婦亦喜淫、藉此神以肥家、至今數年、往來不絕、虞山有衣纓之孫、不斥其名、嘗繪神像于後樓、舉家事之以禳、沒頭究兒、後遂誨淫、數數見形往來、日費狗血數升、倫為厭術、終不能遣

五郎神 四

獨脚五郎、名一足鬼、楚中亦處處有之、白香山送人入楚詩云、山鬼跳蹻惟一足、陸氏庚巳編云、郎古所稱夔一足者是矣、彼中或稱為蕭公、正所取山蕭之、義耳、桃源江觀察盈科、嘗語其里中亦有此鬼、性好淫、凡婦女與交合、事之如事其夫、適所欲必致、金珠

綺繡不遠千里應声而至少拂意便擧火焚室廬覘察往有宗人江祿有獵于深山之中宿夜民家五鼓起見其床頭挂豚蹄一肩上用湖廣稅課司條記印痕尚濕祿怪而問之曰省城道路甚遠安得頃刻及此主人具述所由蓋其家事鬼即鬼所搬運者也

五郎神五

高郵李甲之婦年未三十而孀居止一子乳名毛保方十五歲婦有美色夫死之後遂為五郎所據無計驅遣數移居以避之其神蹤跡而來晝夜現形恣其媟狎心有所欲空中下之因婦有服遂致素繒練縞一切悍菌褻玩之具雖有文繡不施錦綵送錢動以

萬計、他物稱是。一日、婦欲得金步搖金爵釵、向神索取、神曰、往見蘇州太守舍中、有家婢所戴首飾、頗極華美、往可竊而取也、三日後神還足跛矣、問之曰、已得首飾、過堂西小閣子下、遇一黑面長鬚人、手持鉄簡擊某、被傷左股、楚甚、後又遇兩金甲神、長數丈、其懼便投所竊物于井中而出、為幾喪軀矣、毛保方抱凱風之恨、適于隔壁聞言、欲驗五郎所懼者何神也、遂趁船下蘇州、投入府署、謁一掾吏、具述其故、掾吏曰、果有之、止毛保于家、入白太守、舍中遣人入井撈、尋果得步搖爵釵之屬、宛然在焉、推驗黑面長鬚人、乃是壁上所帖鍾馗、而兩金甲神者、疑即府署所繪

門神也、太守召毛保、厚給資斧而還、下令欲毀其廟、左右數諫乃止、毛保遂出金買大匹紙三番、從蘄州画工圖寫一鍾馗而金甲神、雄毅非常、到家揭之于門、五郎見之、凜然終不敢入、召婦于門外謂曰、向擊我、及我所遇于太守舍中者正此輩也、鄉兒為戲一何酷耶、與婦嗚咽而別、自此杳然、

五郎神六

壽州正陽鎮有沈氏女郎容姿甚麗、好衣緋立于門見一少年挑之、遂避入內、而少年徑入寢榻之前、女郎且罵且拒、少年大笑曰、我天人也、與卿有夙緣、慎無聞阻、即升榻共偶、女郎力不能禁、遂與通焉、歡洽之際、無異世人、平曉別去、出金鳳釵二股留為信物、

至夜又持二百金來囑曰、此東鄰龔家笥中物、可從容用度、勿以語于外也、兩月之前、龔家果失笥中二百金、封識宛然、不測何術以取、後述于兄嫂、秘其事不言、女郎既已失節、兄嫂復利貲財、信宿往來、各無猜忌、未幾女郎出嫁、鬼亦便絕、

五郎神七

紹興會稽縣五顯坊編戶沈家許願五郎神、每夜設酒食五筵于池亭上、如邀大賓之禮、張燈列燭以伺之、筵皆偶坐、五鼓方散、杯盤狼籍、日以為常、稍不豐潔、即被訶責、其家亦當有小不安、所得贈遺金錢採

貝寶玉明珠異繒名錦之屬無莫車騎鼓吹驚鬧于鄰、至今不絕、鄉人祝良柱說之、

五郎神八

吳山西黃村木工小玉、入城晚歸、途一鬼使、皂衣亦腰襴、木工不知其非人也、問何往、曰、黃村、工喜曰、某亦欲歸黃村、請使同行、〻數里、幾抵村、天漸際暗、鬼使指村口人家謂木工曰、鄉思酒食乎、吾能詣彼取之、木工曰、幸甚、見其入門少頃、携一大嬰酒及一豕継來二人偶坐地上、共噉畢、謂木工曰、鄉少待、吾于此有小勾當欲了也、木工使取酒嬰納藁積中、立而伺之、忽見廐內擲出一人、手足束縛甚固、俄而鬼使

亦自腔中跳出負之而去竟不頓其行如煙霧然不見便開屋内哭声木工知所遇非人因尔絶走還家向晨往視村口人家主人公夜死矣問當失物乎曰昨祭五聖失去一罌酒一羨雞木工乃探藁積中出罌畀之告以鬼使之故大小皆驚

五郎神九

穣城賜酒巷徐秀才汝畛家舊有五聖叢祠近因改宅還毀致其神日夜作耗中庭種一欄梔子花常聞欄邊起歌吹殺家人驚異莫知所在及審聽之乃花中出也或時作灵語云我無栖止依草附木奈何見驚秀才父大恐之秘不外説鄰人徐璉言

五郎神十

蕭臨宋氏側近張家婦有姿首、五郎神降其家、如故數月、顯然来遊、嘗下酒殽與婦飲食、家自此驟起、後婦忽生外意、便絕往還、亡何百日空中割去雙乳、莫知所從来也、此婦至今胸上有瘢、孝廉懋澄所談、

五郎神十一

無錫縣陸阿觀、昔為茂、安鄉座客、茂鄉死、復游泰中丞諸郎之門、因移家住其別業、有女未字、忽為五郎神所馮、每夜来降、郎現形狀如美少年、女亦往來同心為、却令阿觀在房外搬銀大小錠數粟々滿箱、因下鎖鑰甚固、明晨啟視空亡有矣、如此數日、阿觀怒、

嫁其女于遠方焉。雁既至，灵跡遂絶。余所親王梓庸
與阿觀善，而說數年前事也。

五郎神 二

蘇州城閶門四牌樓下，新安太學謝之翰為鹽賈，有
女宝容，九歲，時常見衣緋貴人，登其家月臺觀望，不
知是妖魅也。數與之戲，至十三歲時，郎為五郎所憑，
神情失常，形如黃葉，日食大棗三枚，以杯水下之，更
不進餘物，如此者四年矣。甲寅十一月事，醫師朱九成說。

五郎神 十三

蘇州山塘金大用，為象山尉，有贅壻江漢，年弱冠，風
儀不俗，遂與五郎神邂逅繾綣，情甚伉儷，其室人

竟不敢與夫同宿、江郎病瘠日甚、全氏設茶筵讌之、終不能斷、丙午歲遇異人飛篆醮除、遂爾絶跡、

五郎神十四

長洲縣隸人顧奉、住醋坊巷、壬寅年爲長郎娶婦、自幼與五郎情好、（俗言服聖）其夜花燭初陳、空中欻起雲風、吹燈滅燭、持兵仗、與長郎暗中格鬭、侍衛無數、反闔其扉、父母親戚並莫能入、明日迎道流過張王府基、忽有兩胡猴形貌醜怪、逕前謂曰、君莫往與人間事、顧家新婦是先許配寒門、何故見奪、言訖不見、須臾其女在帳中望見道流至、面赤發怒、向壁而寢、少時暴亡、

五郎神十五

蘇州屈家橋賣繒沈輔陞、三子娶三婦、並為五郎所禮、其大婦寢瘵已深、精神恍惚、忽一日晨起梳妝甚整、登樓命女奴捲簾曰、窗外一簇鼓樂騎從來也、女奴曰、娘子病狂耶、清天白日、何有此事、遂迴又曰、況上轎子去也、端坐而卒、平居凡有所欲、隨心而至、或空中下之、親鄰往來無不皆見、

五郎神十六

蘇州倉橋頭釀家沈承傳、生女觀奴、自幼端潔、戊午、年十九歲矣、忽遇五郎出金絲為聘、贈遺甚多、其夜便留歡狎、所欲無弗遂也、爾後觀奴閒坐、常有蝴蝶

為使往来帳前俄頃車騎威儀至矣其家以此為候

五郎神十七

蘄州太瀆鎮股甲開油車先與同里周乙結為兄弟乙死甲妻續亡萬曆甲辰甲遂娶乙婦談氏為妻談氏又先奉事五郎于是頻降作耗乙復來助拉攞紛閙晝夜不安甲無奈何迎請巫師道流百計攻之莫能斷絕忽一日談氏在內併當箱篋取出紫襎襠石榴褐淡黃帔子下至袈縉袒服[illegible]裂碎縱火焚之揚灰散盡無復存者時中秋夜月色甚皎連呼取轎開門而出家人跡之奄爾不見還視其屍宛在床也

五郎神十八

正德中永州副使吳寧之弟秀才吳二郎少好弄閙

人言服藥可以視鬼遂覓藥服之甲戌秋果有鬼物降于家昏黃始來不數日遂去至乙亥春正月復來其神粧束如帝王之狀戴金頂冠着絳絨袍少頃又有衣青者衣黃者衣白者衣黑者四人至其婦五人亦如后主容飾後騎皆婦女才官執幢持戟約四十餘人夜則居于小樓擊鼓吹笙供帳煥麗人見其所着之靴華美請而觀之神自檣窓擲下紅罽織金綫靴其中氣猶煖也諸婦垂手腕下明如軟玉後二郎友子舉子楊宗厚請見其手微爪傷之神怒遂命焚吴氏之宅凡十餘處火起俄而二郎飲恨以死

五郎神十九

萬曆壬寅、蘇城查家橋店人張二子年十六、白皙美風儀、一日遇五郎神見形其家、誘與淫亂、大設珍殽、多諸異味、白晝命手力置燒饅數器、酣讌歡呼、倏忽往來、略無嫌忌、後忽欲召爲小婿、限甚促、父母乞哀不許、尋而其子疾爲、三月之間、人亡家破、

游方五聖

楞伽山在吳縣西南、俗名上方、有五聖廟在焉、管絃填咽、酒肉滂沱、毎歲烹割、害命無數、山下田夫紅婦、往往夜見燈燭人馬、出没石湖煙霧中、有五丈夫、執弓挾彈、擁騶從姬侍、張樂設讌于田間、若貴介少年狀、亦間羽王旨戒義也、名游方五聖、

樹頭五聖

蘇杭民間、凡遇大樹下、架一矮屋如斗大、繪五郎神母子弟兄夫婦于方敞上、設香燭供養、以時享之不廢者、此名樹頭五聖、

花〻五聖

吳俗花痘之家、必供五郎神于堂既兆吉、具牲牢献之者、此名花〻五聖、

圈頭五聖

賣猪家養猪牧豕必于牢檻之側、造小樹供养五郎神于中、夫婦恭礼、祈求血財豐旺、賣猪訖、則豚蹄盂

泰以祀之有一等窮五郎享其祀富五郎所不屑受也、此名圏頭五圣、

簷頭五聖

人傳五郎神常〻自簷而下或夜宿人家簷間、俗所謂簷頭神者、此名簷頭五聖、

宋相公一

閶門外宋相公廟、舊多靈異、萬曆近年間、有撑船水夫送船到京、將于返吳、使下張家湾覓載、見一画舸、中有貴人烏帽緋衣、容狀豊偉、手力十餘人、挂帆將發、此人因懇求寄、乃令坐梢棚中、其人以草履挂棚上、將所持襆作枕而寢、須臾睡熟、但聞有声、颯若疾風

驟雨、明晨夢覺見已身臥于草叢之中、風露滿身、起視其地、已在楓橋顏家塲上矣、獨怪之、急行至閶門、偶憩宋相公廟、忽見架上小船梢挂一草履、宛是隔夜所寄者、仰視神貌、若所見舟中也、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船底猶漬水痕、

宋相公二

宋相公廟在度生橋西、相傳是水府之神、或云其神主殺、故為五郎部下傷官、西南北亦有廟、以嘗戮人于其地也、隆慶中、齊門內郡祭太守夫人疾篤、夜召巫有祭祀天下神祇、有天妃宮前禎于章鄰家忠少夜醉、方上新橋、忽見橋上皂帽人、朱衣白馬而來、忠

少不知其神也、舉手格之、神發怒而去、明日五更、神降其體、作狂語云、我赴鄒家夜宴、汝何故手格我、言畢、衆見此恐少反接自縛、飛走出閶門、徑入宋相公廟中、搒掠無數、體無完膚、子弟輩數十人、具酒牢入廟、交口哀祈、許以其身捨為神舡水手、乃止、至今船上把舵恐少是也、

宋相公三

蘇州盤門内薪橋堍下、有宋相公廟一小間、不知何年所造、側近薪橋弄中住店人金世陰、其孫阿二、八歲痘亡、月夜還家、呼其父母、隔窓而語曰、兒即在宋相公廟前、死後便有三身、一身廟中驅使、一身常在

對河、與群兒嬉戲、即又見所死之一身、前日焚化、今伴侶最多、所與阿二遊者、皆平居里巷中狎昵學兒、差不寂寞也、據此、則宋相公為水府市曹之神、宜聰明、宜正直、亦下同淫厲瞰與罪小兒、彼天聽雖高、不虞九閽一叫乎、唐小說柳家覬々之事、不學誣矣、許生國光與金為鄰述其事、

樟花馬公

蘇城花筵中、以樟花馬公為五郎部下傷官巫祝稱為馬福總管、俗呼之為馬阿公、別置矮席先祭享之、匆々送去、然後發歌相傳馬阿公有葑門人、以賣鮮菱為業、每晨擔菱出閶門、經過山塘宋相公廟、必擇

取其大者一雙為供、日以為常、最後暮年與人爭撘、鬪擊不能勝、怒而登減渡橋自投于水、適宋相公神舟過橋下、收于帳前驅使、吳俗敬其正直、凡開張鋪肆者、龕事于家、朝夕祈禱以昔嘗為撘人、又名福也、

二郎廟

相傳灌口二郎神在四川成都府灌縣、香火甚盛、今吾吳葑門內水中漲一小洲、洲方廣不踰數丈、土人立二郎廟于其上、殿堂甚湫隘、臨水開窓、如人家齋舍一楹、神像亦小、長可二尺許、着金兜鍪衣黃袍、坐帷帳中、而香火之盛莫與比、者自春徂冬、祭享不絕、瘧疾之家、許一白雞還願、既瘥、乃牽雞往獻、又裹麪

為餅、以飼廟中白犬、尚白者、豈謂蜀在西方、取義于金、以神其說歟、此不可曉、宋朝有紫羅蓋頭詞話、指此神也、又傳六月廿四日是神誕生之辰、先一夕便往祝聳行者、竟夜不絕、妓女尤多、明日即劇錢為荷蕩之游矣、吳城輕薄少年、相挈伴侶、宣言同往二郎廟裏結親、一進廟門、便闖入珠翠叢中、雙拜雙起、日以為常、神亦了不為異、若果清源真君、安得不降之罰乎、疑是花木之妖尸之矣、謫淫敗俗、莫此甚焉、未知作俑于何年也、

金小一總管

數年前、西閶衣纓之族、有家監住田莊上、生子年十

四、容姿瑞雋、一日遇道人過門、撫其頂曰、此兒有神骨、宜保護之、未久忽病々寢劇、其母與城中女巫交往、急召巫至、巫忽作靈語曰、金小一總管為上帝所讁、盤門外有廟無神、議使鄉子補職、名已去、非可救者、速備金冠玉帶、衣以綠袍、緣以錦繡、送死之禮、一如神明、且迎者至矣、言訖、斯須聞陌上鼓吹之聲、隱隱到門、其夕便卒、父母痛悼過哀、悉依女巫言殮之

草鞋三郎

杭州府有草鞋三郎廟、頗有靈響、公門伍伯、巡邏游徼之屬、家祭戶享、稍不敬、使罹官災、相傳草鞋三郎、即古盜蹠是也

百花大王

蘇州府治即春申君所造相傳為桃夏宮是也舊志郡圃地甚廣前臨池光亭後枕齊雲樓唐朝木蘭堂正在郡圃之西圃中有土地神祠名曰百花大王宋淳熙中韓彥古欲毀之左右並諫遂不果嘉定中重建今雖廢而民間尚有祠百花大王者

楠木神

湖廣襄陽道中襄河數十里有楠木神最靈商旅行舟觸之皆碎過其地者必祭禱之相傳是估客因風散簰失此一木無獲歲月寖久便成精怪衆以其福衍福如神因共而置屋立廟號為南君不知何年代也

花閑索

雲耆閑、有閑索祠幾處相傳一鉅纏常夜作声時人以為雲響、于此建屋立祠、名曰花閑索衣冠鐘鼓、千年不斷往来行旅、莫不禱祈、至今尚在傳奇小説中、常有花閑索、不知何人、東瀛耿僞部橋、少時常聴市上弾唱詞話有兩句、有云、查扶様小花閑索車輪般大九條筋、後以語余、共相撃節、

柱礎神

盤門内、故有子胥廟、前有橋號庙地橋、名庙湾、臨河舊立小石幢一座、幢下有黄砂石一塊、長可一丈、廣不盈二尺、乃是牌坊柱礎不知何代物也、村郭之間入

城者、經過其地、必祭之、靈應非一、酒肉不斷、紙錢草履之屬、來者轉多、不敢觸忤、晏侯橋民張舜自云是禁衛千戶、曾隨大將東征、閔白、素以膽力自雄、行過其地、問此石何有神、柔乃祭之耶、祭者採手、具言其靈、舜曰、吾何畏此、乃殘溺其上、溺乍畢、覺已背如有物擊之者、大呼而顛蹶于地、衆為之請、踰時乃蘇、自此益見神于村民、靈聖不復絕矣、

濟河神

嶽州商賈、凡所託行販之僕、俗皆呼為小郎、數年前、有某商小郎溺死于山東濟河、後飛神還家、附于商之子、道姓名而言曰、某販貨還至濟上、溺水死矣、貲

本是同伴所殺、是游竟無倚、因見河邊有小水神廟、神遂將息其與擊鬪數日、勝之推仆于地、奪其位而坐、其神、今已他適矣、某暫潛歸、報于主人、欲索皂冠朱衣革帶、如神明之服焚之、某便得去其地為神、不復再來矣、言訖嗚咽甚急、製與焚罷、遂絕響、

絳冠紫帔神

明州屠小儀隆、令青浦時夜曾以禱雨宿城隍廟中、上床脫袴時、覺其魂神欲出口不能言、及倚床坐定、身在簷外矣、强引還床、又覓出、如是數四、須臾聞有排門声、怪之、忽見一長神、絳冠紫帔、状若方相、兩目圓鉅、電光射人、逕前立于床下、直視小儀、小儀自定

其心正襟危坐而言曰其為縣令可對白日青天是何妖神故相簸弄乎生以持不貪生不怖死六字而已言畢此長神便請退初欲相凌見小儀神氣湛然不可得乘遂術身抗手而滅小儀便覓魂神冉冉入被中漸能微動如初亟呼年吏共起挑燈話其事視門牖悉鎖如故不測何來乃知祠廟皆鬼神所寄余影或恍便為迷惑丁酉秋在其家絳雪樓中說此

盧狗大王

鄒希孟為蘇州府廳吏萬曆辛丑隨郡丞盤庫常州駐劄御史行署署有大樸樹可二十圍中有盧狗大王巢孟不知也日日就樹下戲溺為常一日天向晚矣

孟與書佐會飲醉後唱歌復往其處溺爲木至樹下、
空中若與人格鬬狀衆見繩繫孟頭、懸着樹杪、大駭、
狼狽下之、既下、語言失次、游走不定、被髮徑詣廳事、
藏匿于公座下、口中操常州人音、自責曰、汝爲府吏、
何得縱肆無忌至此、樹上乃大王所居、賤溺其下、理
矛、今着我曹追汝、因誦帖子語云、盧狗大王遣手力
錢金追錄犯吏鄭希孟并妻碩氏子阿官等、家口名
姓悉在帖子上、條次繇多、故不曲載、孟無計逃脫、復
從公座下走出、往到樹前、反接自縛、跪泥淖中、若人
擁之至省、至此、則樹神自作靈語、循其唶咥之聲、在
樹中出也、比云即起、饑而孟雙身空中、仍有繩繫頭

懸樹衆怖走不敢歎下、叱云去毛、俄見空中如人競捽其髮、叱云掌嘴、俄又聞空中樽煩聲、于是書佐草齊跪苦祈望大王矜恕、候官人還衙某等敬具牲酒代鄉布其謝罪、言既、神復作語曰、若等將以陽官制陰道乎、衆僉曰、不敢、神乃許諾曰汝曹並非佳人、止要某醇謹、未嘗殘溺于汝也、可即着衰便如言疏狀焚于樹前、其蹶然、仆地、少時便蘇、遍身皆挪縛痕矣郡丞歸、左右具述本末、大驚、命治具祭之遂絕、相傳常州人好殺犬以祭淫神、而犬名韓盧、斯郎犬妖所、作矣、

藤溪神

常熟頓孝廉雲鵬讀書藤溪莊，一夕微有月色，登東頭小閣手吟眺，忽見半山張家墳塋內，有朱衣大僚二人偶坐，互相揖讓，庭中甲騎數十隊，列炬百行，旌旗蓋幢，紛擁戶外，初謂縣大夫之遊，莊人進曰，此神降也，宜避之，雲鵬略不介意，經數刻不散，倦極下閣就寢，詰朝與客共詣張家墳蹤跡之，見堂中供逆毛三總管，白虎毛司徒，並是邪神，偶見蓋墳，客與土人輪番賽社，而延致于家者，又二載，雲鵬寢疾而殂

社公

徽州風俗，有社公社母淫祀，丙午九月，休寧縣某市鎮富人兒，挾彈走馬，忽遇市中迎賽社公，縱馬上拄

錢數千、衝突而過、神巫遂發狂語云、當立降之禍、語未既一老嫗猝至仆死、馬蹄下矣明日里正陳狀于縣富人費三百緡、賽訖嫗復甦、

山王

嘉定縣唐氏家在江灣鎮上、年未弱冠明習書算父將與納貲為吏未果、嘗因送親故入城、行倦欲眠暫憑几案、奄然如夢見兩皂衣人牽馬來迎、初云是崐山城中貴人邀識氏使上馬、馳出嘉定北門、行半日許、乃達亂山、直入南門、延緣壞城而行、人跡所未嘗至、復有兩皂衣突出馬前持帖子示之曰、吾屬奉山王命來取君、安得坐馬上乎、捽氏墜下馬、蹭倒路傍、

引袖中赤繩數尺縶其頸牽至山王廟門下、入跪于庭見山王衣赭黄袍、着金冠、威儀甚嚴、謂犯曰、開汝少年有書記之才、故特相召、立命犯掌四殿中十六箱文書、文書皆在竹筒中、一一分明、指而示之、犯知山王為崑山縣妖神也、固辭其職泣而訴曰、某少不識文字、豈諳簿牘、望大王哀憐放釋往反可數十語、王怒、使敕伍伯加刑、榜掠無數、備諸苦楚而犯執詞愈堅、言对有理王亦無如之何、教提置廊下、別判帖子、令持去追某縣某人来、約半日許追到一人、其人欣然拜命、王喜、即賜冠服、交與十六箱文書、領出、王乃教前兩皂衣人送犯付、土地司、令其轉達東嶽還

魂既至嶽門，未得遽入，忽有出呼于門者曰：郎君安得至此？認之，乃其家故奴某也。兆具陳本末。奴曰：郎君當復生矣，不必入廟。吾將護歸。兆告以被杖之故，脚痛難行。奴曰：無憂耳，當覓一舡相送也。遂扶兆至所下，見一無頭尾空舡予在，掖而登之，縮脚而臥。奴立于船上，不鼓檝而自行，逡巡已到，又掖而升岸，回顧間，舟與奴霍然不見矣。入門一跌而寤，以手捫四壁，不可出，始知身在棺中，以廼力蹴其板，家人驚而啓之，視兆已甦，死且四十七日矣。已又遇全真道士，進以刀圭，須臾得活，續耳談記其事甚繁，然不曲載。

蘆王

仁宗朝親騎千戶孫表、出使琉球、路經白石磯、見其地蘆葦蒙茂、中有一蘆最鉅、孫戲之曰、可稱蘆王、遂去、其後此蘆作祟、艨艟往來、咸謂之神、宰牲祭祀、稍有不虔、使遭風波震驚、於是海上人依洲起屋、目為蘆王廟、如此積年、孫使竣來還、見之笑曰、此我昔日戲言、豈有神乎、遂命焚毀、乃絕、

牛王

北方有牛王廟、有客見之、云畫百牛于壁、而牛王居中間、問牛王為何人、廟祝曰、冉伯牛也、饗祀不絕、

蛇王

蘇州城東婁門內、舊有蛇王廟、負城臨水、常年葑門

外捕蛙船數百艘，各舟持短青竹竿子，并牲酒紙馬來獻，亡已復持去，每夜用此竿子開路，一切蟒蛇，因爾斂跡，得以捕蛙無患，其不祭者，神立祟之，蓋妖魅之興，非一日矣，近不知何人廢廟，淫饗都絕，四境帖然，

令公鬼

粵西風俗，病祈鬼神，臨桂靈川興安陽朔之間，多祀令公鬼，各起靈廟，簫鼓牲牢之祭，不絕于庭，

武婆

粵西民間，喜設淫饗之事，中秋宴會，家祀武婆，謂唐明空也，臨桂靈川興安陽朔永福古田間，其俗尤盛，

村落皆立武婆祠矣

武則天之名乃二目皆空亦明字

繪圖卷之十二終

獪園第十三目錄

鬼哭

路鬼

鬼相戲

俞生遇鬼

竹林冤鬼

瘟鬼

鬼相語

老源澗遇鬼

甘夫人墓女妖

洞庭詩鬼

張王府基三鬼
醉人兩遇鬼
鬼買棺
避煞遇鬼
雲山庵鬼燈
鬼磨漿
鬼產收生
趁鬼船
黃花合人

獪園第十三目録終

獪園第十三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譔
兖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鋟

奇鬼

靖江縣鬼戲

里人黃嘉玉、素有膽氣、萬曆中、客于靖江朱鴻臚宅、其家數聞鬼嘯之声、或在檐下、或出樹頭、脩極作耗、一日嘉玉晝臥齋舍、朦朧之間、雙眼未合、忽見一群尺許短人、自庭中四面而来、有老者少者、長髯者、跛而行者、美好者、奇醜者、凡數十輩、相聚戲于齋舍、取架上雙陸圍棊壺矢之屬、共相娛樂、旁若無人、時

嘉玉于隔幃中覘視分明歷〻可數心甚疑怪不能得眠乃伺便開幃躡所臥枕擲之即踉蹌散入庭中黑煙滿地斯須而滅起視戲局還設如故其夜方就寝燈猶未滅見群魅又來携燈簾幃而謂嘉玉曰吾爲兒戲何與君事乃擧枕相擊一何虐也言畢便去朱家後有空堂高敞嘉玉從琴書以居復一日晝臥在床見兩皁衣人移其堂中烏皮几二張置于牀後捧出羹胾數盤酒三四器盛飯斟羹羅列几上諦視其胾一盤黑羊脯也少頃椽曹書佐先至又少頃見一人著絳衣烏幘一人著皁衣革帶並長數丈腰大十圍相向南面而立皁衣謙朱衣居左鋪餟與異生

人頗草草食畢散去書佐收拾甌器亦將行嘉玉于隔幃使呼止之曰適來是何兒物豈非土地城隍之神乎將[抑]朱氏之祖先耶願留姓名書佐搖手而去忽爲失所在矣嘉玉大呼主人具道所以明日復移別院未幾鴻臚與嘉玉相繼而殂

攫金兒

郭中原京師人也叔父爲中常侍幸于 先朝因以爲後中原傳貌美髯頗習道術好結納方外士叔父死後遂棄妻子家業負杖雲游東渡錢塘過紹興至府城中蓬萊山上愛其地僻山名亦美曰家爲土木之費悉出已貲其後落成人稍有出佐者雖諳黃白

然不妄為人談一日山陰王僉臬某知之遍其下山僉臬僻好鑪火稍積餘財即輸于炭藥之直有別業在推磨田頭村屋曠寂人跡罕至造一丹竈命左右運鐺釜鍊器數重于室中强郭鍊合隨身止一童子七日之外丹垂成矣其夜忽有多人闘然打門連声呼郭師父郭不知是鬼誤謂村頭捕魚郎也應聲出開童子急止之不聽及門開有奇形鬼状鬼物擁繞數百輩郭中其腹郭便伏不能復動曰腹痛腹痛童子掖入中堂氣絶矣僉臬俯伏床下不敢動但見鬼中白雪爛然光焰燭地羣鬼周遭圍守先命兩兩三三持器出河邊取水數灌汶之爭掇藥銀入腰纏内

鼓噪而出、童子怒閉其門、有後出者、遂穿屋踰垣遁走、但見黑烟蔽空、其聲呦々而已、良久乃滅、負鼻賊性纖嗇、因貪而敗、無何亦以鬱憤致疾下世、余聞鬼所使者紙錢而已、不聞有攫金鬼、饕餮若此其甚也、

瞽人遇靈鬼

杭州城中一人、貧無子女、其妻又亡、憂恚成疾、兩目皆盲、徑出清波門外、將赴水而死、忽聞後有追者、連聲呼曰、莫去莫去、我當相救、此人回顧、不見其形、但空中作語、須臾便附于肩背云、我靈鬼也、預知人間吉凶禍福、卿能如我所教、日持兩竹筊坐湧金門外、

為人占候、所獲當不背矣、我日所須、六不過一奠器酒食、然非鄉揖而祭之、不成享也、瞽人改意而還、慈如兒教、遂設帳開肆、此兒立于耳後報之、所言輙驗、鄉里皆驚、旬日之間、卜者雲集、積累金錢不可勝算、凡十有二年、兒一朝告别而去、云生期已至、不得復任鄉家矣、竟寂然、瞽人既無所憑依、遂不復作卜師、

没頭兒

嘉靖三十二年夏月、王徵君穉登在無錫城中談公子志伊家夜談荷亭、留宿其館、是日炎熱異常、不得眠熟、五更起同秦氏諸郎納凉于庭、忽聞街上呵殿之聲甚急、開門出看、遇官僚節導過、潜于門隙窺之遂見引幢持戟、擎燈把火、執蓋昇輿、前後街從者百

餘人由大街而出西門、皆没頭鬼也、獨乗車人朱衣金幘、儀容端正、是有頭者、相傾大駭、亟整棹還呉門、明年甲寅倭亂、毘陵一郡、殘破死于兵火者大半矣、時以為徵君所見、亂之徵也、親説如此、

醫遇鬼

通州陳都憲總督兩廣時、頗多殺戮、後還家、患足腫日漸成楚、不可忍、延呉中某醫士療之、其病常發、已而復痊、厚贈醫士金帛、遣家隸送之渡江、既入江、船將發矣、忽見岸上跳下數百鬼、蓬頭跣足、據袂切齒、捽醫士髮而罵曰、吾屬守之半年、敗于一旦、皆汝之

過也，今許帝得理，并逮汝矣。衆中留一小兒于船，語曰：汝當速殺老奴。小兒便跳入匠士口中，匠士寔然仆地，移時方蘇，遂呼解纜，即索紙筆于船中作遺書，未及門而卒。俄而都憲足瘡再發，遂不救。

看戲兒

近年間，松江青浦縣村落，忘其名，有數十兒見作人形，巾帽裘束，種種不同，又挾兩麗姬至，侍從約百餘人，鬧蹝于廣宅中。時會春月，有伶人一隊到村，作劇賽神，晝夜如沸。群兒便召使般演，第約不許鳴鑼。而已更鼓將動，然後定席，叙賓主禮畢，首席者點演琵琶，衆皆稱善，喚群伶以享賞，遂出呈伎，四座擊節。兩旁左右點燭換燈，送酒上食，一如人間之儀。演畢，復

皖祝英臺買臙脂跳猿諸套數終不散席、羣伶厭苦、相顧驚疑演如妝長戲、天不肯明得非遇鬼乎、因出其鑼擊之、鏘然一声、陰風欻起、向来主客侍從、都無有矣、視庭日已西行、筵上餚饌悉是樹葉、驗之、皆楓楸之屬、乃在人家一墳堂屋中、群伶交唾于壁而出、

鬼擊道士

萬曆己酉春冉直人家設放燄口法食、其僧有邪念既召群鬼、不能却退、晝夜在家擾亂作耗、現身如生人形藍縷衣瘦黑貌、醜惡駭異、不可名狀、或凭欄而嘯、或坐檻而吟、家人于壁隙中窺之聽其声音、啾啾如小鳥奔声、共念阿彌陀佛身金色、苦惱于買却豬

頭無腦子惟此十七字日以為常主人計無奈何陰遣奴入城請東天王堂老道士陳鐘禁治之道士素精于符籙之術縛邪多著効遂詣其家作法事一晝夜群鬼悉退舍矣遂明謝主人登舟忽見岸上數百蓬頭餓鬼破碎藍縷怪狀奇形猙獰可畏下舟寄載不容便向道士攔抵謂道士曰吾屬鬼也田舍老公多財合與求食何與阿師事而驅逐至是矣言訖共擧手摑其頰道士神癡歸病三日而亡

鬼籠

遂昌縣黃九陽為秀才時白晝恍惚如睡如夢見已奔詣先祠陳設饌品聚族而祭祭畢急歸中途逢一

人擔兩竹籠子行、諦聽其中、吻〻有声若鴨雛然、逼而啟視、則皆二三寸僂僥人也、無不蓬垢若楚囚、見黃秀才、爭號泣求救、秀才細認、乃其乳母之子、及佃人族人咸在焉、形並縮小、驚訊其由、擔人曰、吾是鬼使、此曹罪業叢積、蒙怒于上帝、將疫死之、所籠有實其生魂、非君所宜問也、便欲擔去、秀才固止之曰、如某者吾佃人、如某者吾乳母之子、平居皆甚無大惡、幸而釋之、擔人不得已、依言放出、秀才又曰、某如某者、吾族人也、併以解網之恩乞予、擔人大怒曰、吾奉帝命、籍有名數、乃悉聽子居間、將蔑棄之乎、置籠于肩、不顧而行、忽驚寤、異其事、命取紙筆疏之、旬月餘

里中大疫後先死者三百餘人族人與為佃人與亂母之手、皆既危而復起、独黄氏一門二百七十餘口不罹于疫州牧九嵒記其事、

牛竟變兒

江陰縣張鵬、屠牛為業一夕夢老嫗前告曰我是汝外祖母也以平生積業、地府罰作老牛、寄在汝家、明日萬勿聽信人言殺我、特鵬夫婦所夢略同、早起急命勿殺家人已縛之于地矣、述其夢並以為妖妄鵬重利人也、欲聽家人言殺牛、其牛便下跪于地、兩淚雙流、卒殺之是日向暝鵬出門暗中忽見一大兒身如牛形、衝突其胸、鵬連声叫苦、遂仆地、婦舁入就榻、

覺四肢百骸鍼鋒交刺，楚不自勝，號哭兩旬而死。

百歲骷髏

士友沈流勲家于婁門，博學通經，以訓蒙為業者。昔年夏月，至陽城湖鄉索逋，舍舟行野田間，會天漸垂暮，蹣跚之際，屡蹶仆地，起立未定，忽聞草中有呼其姓者曰沈沈老沈，何為日暮独行，以我相隨作伴，可乎。勲怪視之，四顧無人，惟于沙岸見髑骨一具而已。勲知此骨所為，遂奮右足踢棄溝中，唾之而去。其夜宿于徐氏書館，第三日四更起，將乘便舟入城，出門戕溺，辨色尚早，欲就寢，忽遇一白衣老翁，怒髮上指詬罵勲曰，我百歲骷髏也，思藉君之精灵以成变化

乃忍瘠我于溝中、令君不得入城矣、勲大慟哀祈之老翁曰、聊相戲耳、君宜速去、不得少停、即引勲向西偕行、行至中途忽與此翁相失、約可大半日許、了不異平生行處、近望婁閑、隱隱在目、愈馳愈遠而不到遇一村人家、皆閉門、無可憩脚處、久之上一高大石橋、橋北有寺甚宏敞、意為接待寺矣、乃循橋而下、就視之、大闕廣殿煥然丹碧、若王者之居、殊非接待寺也、遂突入焉、但覩人烟湊集、踵接肩摩、或三五成叢、或六七共語、其中有相識者、並已亡歿、男女大小千餘人、見勲至、悄無言語、面面相視而已、勲直前下拜之、蹤跡婁門、各不肯言、內有一新死鄰近婦人、是勲

熟識、微笑而言曰、君癡矣、此非陽界、乃問蘇州路耶、即使送出、勲心益惶遽、始悟所至非人間、罔知所措、既馳出、復登橋遥望、見有披枷帶鎖如死囚狀、絡過甚多、婦人指謂勲曰、此世間行惡人也、勲問曰、善人何在、婦人令勲迴頭、見二三人凌空而去、曰、此證善果中矣、婦人因使寄信于兒、求多追薦、且言不知如何發遣也、言訖、使將勲推墮于橋下、歘然驚寤、汗淚交流、已死于徐氏館中兩日矣、具告主人、為設果餚酒飲、束藁為舟、載至其地祀之、欲覓枯骨取土覆瘞、已不可得矣、還語新死婦人家、依言追薦、勲後不二年

而病亡、

兒足代薪

松江張潡山通判、赴任温州、攜其夫人陸氏陸故少保完女也、既入界、未入城数十里、日向暝矣、夫人疲極思憩、驛遞尚遥、俄而見燈光隐隐、若有人家煙火、既至、命左右先窺之、見一白髮老嫗、方擁地鑪煨榾柮、一少婦甚美、篝灯緝纑、還具以報、通判謂夫人曰、吾上任之期、已擇明晨、不可稽誤、卿可就田家借宿一夕、其家况無男子、天晚、從容入衙可也、通判遂與二子先往、夫人及二女停車款門、嫗與婦欣然出迎、坐未定、嫗語其婦曰、汝留此陪夫人、老身去烹茶来献也、婦曰諾、嫗便汲水舉火、却用兩足代薪、推入灶

門焚之、女奴看見、大怖而呼、時從者數十人、行倦假寐、環屋而寢、亦齊聲號叫、向之二婦、與屋廬器物、奄然不見、惟空林蕭颯之中、累累數塚而已、江陰李詡曾記其事、

討替兒一

龍陽舒學憲必達家故貧、其母懷娠時常汲水江邊、江邊有捕魚人夜聞二鬼揶揄曰、明日人來代矣、問曰何人、應曰、城中舒大娘也、曰、且慢却、伊有舒布政在腹中、恐便不替老兄也、捕魚、人凌晨不開船而候之、見一婦人來岸邊挈瓶而汲江水、捕魚人連呼不要下來我為汝汲急登岸、取其瓶汲與之、已而詣舒

門客告、其姑戒尔後勿令到江邊来未久、果生必達登正德年間進士、官至學憲、卒于家、其後　世廟登極、一夕夢黄龍降于庭、口吐大珠、上隱々有舒必達三字、覺而異之、明日涖朝、問朝中有此人否、寧臣對言先朝有之、圽且久矣、　上即命追贈舒必達為布政司左布政、鬼言至是始驗矣

討替鬼二

萬曆四年、宣城沈秀才樾學、以秋試入金陵、僦居秦淮河上水閣理書、至秋七月中元夜、月色如晝、四碩閬然、忽聞諸次作拍浮声、如人下浴状、少頃一人隔岸呼曰、老兄老兄、汝限期已滿、當索替矣、浴人曰、明

日有一帶鉄匳人來替我也秀才于牕隙窺之問有荅者悉在水中、皆蓬髮躶形兒也、大怪之、至明日初午、果見有一店中走使頂鍪于首、將下水洗之、秀才憑欄叱去、其夜復有月色、又聞一人隔岸呼曰、如何不索替去、前浴人曰、這漢造化、被沈狀元喝住、今又要等多時矣、秀才心以為祥、是年丙子獲雋、明春丁丑狀元及第、声采大振、授官翰林修譔、歲餘謝病還、不竟其用而卒、里人金三枝親聽其說如此、

討替兒三

齊門營內武百戶、生子十餘歲矣、其家相近北禪寺、寺西有野水一灘、此子每詣師塾、朝夕必經其地、所

随家傳数闻水次有呼武郎名者、異之潭上所居鄰人、亦常于夏月遥見小兒出水、相招武郎共浴、誤謂同學諸兒泅戲為樂耳、了不之怪、一日此子侵晨詣塾、出門十餘步、便遣家僮先歸、竟自脱衣履于岸側、從容赴水而死、久之、鄰人見其不起、奔告父母家、已溺死宅救方悟呼名招浴、並是溺鬼討替、其說良不虚矣、後百戶痛其子、從方士招魂歸、対曰、兒之水府甚樂、不煩親念也、又數〻見形還家、覓常所戲弄之物、悽咽而去、

討替鬼四

晉江上泊一小號船防守盗賊、舡上兵士常見米肆

中十五歲小兒、每日自午行至水次、不脫衫履直欲走入水底、叱而去之如是者三四度矣、其家護伺惟謹、一日衆方聚食、見兒入水、叱之不及、急呼父母共相撈捄其屍乃死然、仰覆船底、傳言此江中溺鬼最多、歲常討替、無足異者、近庚戌秋事也、

討替鬼五

有某處一土神廟、祝夜聞鬼殽、鬼告土神曰、明日有替代人矣、廟祝次日候于河濱、將拯溺者、見一少年濯足于河、無恙而返、其夜又聞土神問鬼曰、何不捉替去、鬼曰、其母老、殺之、則母必相從以死、某不忍其

母子俱亡也明日有婦人來替代矣又明日復往候之果見一婦人過橋忽暴風起吹其襆隨水中婦詣河邊撈取又不及溺是夜復聞鬼答土神言曰此婦有雙胎在腹一舉手而戕三命吾豈忍哉終當更伺良便耳則又明日之半夜聞有鼓樂騎從之聲喧填而至土神告其鬼曰上帝嘉爾一念之善敕爾為此地社神今與某共事地方矣

討替鬼六

蘇州葑門外滅渡橋有某甲每夜于水濱下罾捕魚更深夜靜常見一黑色人自水濱出與甲作伴甲問其姓名應曰某非人乃溺死鬼也共君有緣故來相護如是歲餘甲了不為異一夕告曰明日當有婦人

過此某掎入水中、便往託生、與君從此辭矣至明夜其鬼復來甲許之、問何得不討替託生去乎曰適婦人有娠吾安忍殺其子毋寧遲兩日可也、又隔數夕、忽來與甲作別、且有喜色、曰某為放釋孕婦一念之善、上通于天、今玉帝命某為常熟東鄉一村坊中土地、越明日、便蒞任矣君可速棄漁業、尋訪而來、告鄉里為廟祝、用兩竹筶以驗人休咎、某當降神于君身、從此可起家也、甲聞言而遜謝、便留設羹醪享之而去、急收拾往常熟某村坊、改見衆人粧塑神像方完、將以鼓樂導引登座甲具如鬼言、陳說顛末、衆便留為廟祝、三年之內、幾致千金、忽夢土地神告曰嘻汝獲利已多、尚不知止真欲緬錢作將來命運漸衰可

逵帰去、我亦依舊託生人間、此位有代之者矣、明日

卜便不驗、其人挾貲潜遁而還

討替鬼七

一說閶門外有女墳湖、俗名沙盆潭、相傳昔有捕魚人、每夜下罾于水、一鬼常坐岸側、與相酬話、曰君是善人、某來相護、如是積時、一夕告捕魚人曰、兩日後有丹陽販猪人過此、某當推入水中、便往託生矣、後兩日復來告曰、此人竟不出、我無計可殺、當是時陽算未盡耳、更兩日有宜興人過此、掎之、某即托生去也、如期、果有宜興人過、溺水而死、其夜鬼來辭別

別且囑曰、某去後、君不宜于此處捕魚、恐遭罔兩侵凌、請從此逝矣、言訖遂絕、捕魚人感悟、即棄漁業出家為道人、募化千金造橋、橋成、因名度生、三說頗略相似、後二說、並高承先言、

寄渡兒

蘇城人王席者、家在薪橋、少時膽智充縣門游徼、萬曆丙申夏間、夜半從盤門外捕賊歸、行至孫家菜園去家只隔一小河矣、水不甚深、席便褰裳而涉、時月色微明、忽見水側有青衣美婦人、頭上有花插、呼乞寄渡、席便應曰、要我負汝去、必着力攀好、慎無妄動、動則跌下水也、婦便依言而登、席即解腰纏緊縛其

婦于背、行至半河、覺背上重甚、心頗生疑、乃搖敲叱曰、何得如此、我放下水矣、婦見其辭色俱厲、寂不敢動、已而抵岸、解腰纏、鏗然墮下一物、視之、乃是破棺板片、其上繡紋花一朶而已、席至家熾火焚之、明日猩猻其地杳然聲響、相傳此孫家菜園、是吳太宰伯嚭故宅基址、至今尚多女妖、許國光與席鄰居、說此

呼雞兒

萬曆初蘇州胥門內西察院前近城民家、姑悍甚、畜雞數頭、為東鄰所據、乃究其婦竊食、捶掠備至、婦不能明其夕、雉經而死、至今城上中夜數聞祝雞之聲、自近而遠、悠悠不絕、常有人凌晨在城上行十餘步、

口中忽作祝雞聲後人至怪問其故笑曰前有一呼雞鬼竊效以相戲無他也

鬼哭

庚戌春松江嘉興諸地村落中鬼哭者三日有司以聞于都御史周公親為余說

路鬼

吴縣東洞庭人金四郎入西川行賈多年嘗密藏金六餅于床下四郎旅次病劇告其同伴曰其有六餅金藏床下倘死君輩還語吾婦以藏金之處令取之已而四郎病痊不死仍合同伴而行路鬼聞之乃入吴徑詣其家附覡于婐向婦作吳語曰我即而夫金

四郎也病死途中一年矣貲本並付同伴收訖我若無衣食游魂暫歸有金六餅重若干鋌昔嘗埋于床下欲行忘道此金故應在鄉便可取以備祭享之資兼為多製新衣與我着也婦大驚便移床發金果六餅悉如其言謂夫真死矣舉家悲慟椎結招魂陳設靈儀于堂儀又託夢于婦曰吾困乏窮泉飢餓已久須多設食以祭更要錢物行用望求好紙燒之婦聞言遂市紙數千張以如其請如此一年驀見四郎結束行李而還入門頓視靈筵怪甚其婦見夫良以為鬼也恍惚立藏四郎乃隔壁為婦具陳本末婦遂出見方知妖魅所為萬曆己亥年余乘洞庭船游渚宮

長年孫老話其鄰家事如此與搜神記所載貴季相類若非親質謂之虛矣

鬼相戲

有一窮子住周武狀元坊家事奉鬼龕其像于屋角中日夕祭拜祈求致富卒不獲一錢小歲之日鬼忽憑其婦而揚言曰君命合餓死我亦無如之何詰朝歲除君于申酉時候可具衫服于道側伺之當有人載寶鏹過君之門君求而得之可以富矣窮子喜甚尔日敬如鬼教自午至晚拱立門外終無所得忽見比鄰一巨室方延巫祝賽神畢僕御棒出金銀大錠數繳以草薦之舉火焚于通衢之上有風旋捲盡數吹

入窮子之門乃冥錢也黃白爍然悉紙所造窮子方悟鬼之相戲為入毀貌像自是甘心騎奈不復爭鬼矣、

俞生遇鬼

齊門外俞生昌國善書為人豪邁書名既起遂放于酒色常夜從城西過瀆墅見一女郎翠袖紅粧資質妍冶、相偎而行昌國訊其居止、徐應曰不遠矣遂攜手、自休〻巷後穿入海紅花巷口第幾間空宅予、昌國送之入門見空中甚闇未及取火殷勤送別、〻時相約、既獲邂逅望君時〻來看、昌國意是巷中角妓、不及叩其姓名、隨路而還思之不釋明日便入城消

息其處見昨宵所入之室重門深鎖訊之鄰媼應曰、此中無人、近寄一女郎棺亦在耳昌國大驚、始悟夜所過者鬼也、然而想憶如癡每形夢寐歲餘病疫而亡、

竹林冤鬼

處州樊侍御献可、自言其少為諸生時父封公甚嚴每日課文一篇程督不缺遇正月朔、侍御隨拜家廟、失課文字、封公大怒、問歲朝何以便不作文、侍御对曰、夜來一夢甚奇、起晏不覺廢業問作何夢乎、對曰、見夢具威儀道上行、出一城外過大石橋清溪潺潺境甚幽雅、前有茂林修竹門外有兩白衣婦人持訟

牒跪于道左云求相公洗冤兒遲與叔牒此令兩司伺候應声而散遂竟封公閱之復大怒曰汝造此妄言以飾罪過世上有不做文字官人予罰十五杖族人苦勸解之後十年侍御巡按某省過一處恍如夢中所遇之境其時果有二白衣婦自竹林出啣血齎冤乃是一主母一侍妾訐其惡叔謀死夫主復欲賣此二婦沉憤者十年往矣其人死之年月日時具在牒中按之即十年前所夢之除夕也侍御還衙即批行其牒于藩臬二司會讞明日二司入見侍御具述當年所夢立止大辟覆盆之冤自此雪矣無何侍御攬轡觀風還經其地是日薄暮月色微陰恍見竹籬

外、有皂衣人跪于帷前、向侍御拜謝、遂聞擊顙聲、命停車訊之、欻忽不見、始悟是冤鬼也、黃州牧九疇親見侍御說、

蛇辯鬼冤

雲間張明府肇慶為江西萬安縣令、一日坐堂皇視牘、有蛇蟠于案前、吏胥逐之不去、張遂停筆曰、汝為何人辯冤、可入獄、自取其人、即遣吏隨之詣獄、果至獄門、蜿蜒而入、望見某囚、遂旋繞其足、吏便呼與俱出、案上所視之牘、即其事也、細推訊鞫、竟與冤鬼清雪、既而薄暮有厲鬼被髮血身、膝行前謝而去、左右識是冤死者、丁未年事、

痘児

王武庫世仁之孫四歲乳名升官凤慧非凡壬子春遇一思児初因瞋髮鬀見形如人散而赤髮编身黑色稍類世間粧塑魁星狀家人遂呼為魁星其孫始見時大驚怖噦噫狼籍遺溺不止爾後漸〻狎玩與之俱卧起便不去矣時武庫方居母艱長君秋試期迫心疑魁星降臨亦吉祥善事戒勿驅逐常呼其孫喚魁星入書室来孫云已在此矣東行西走亦無定蹤如是相徵逐者半年而長君下第後其孫抱痘竟不起声跡始絶乃知思児即是痘司児神来攝小児或云是死于痘者来求受替也

鬼相語

萬暦壬子蘇城某甲五更出盤門外村坊索租是日天有甚霧忽見一人自後追上云與君舊識作伴同行何如甲果曾識面而不記姓名答云甚善因問甲欲至何所答云欲至仙人隄追人言我亦欲至仙人隄與相語次所言並是亡物過人甲方悟其已死唖之云君是鬼何得共我行言未畢又見二人自後追上云此人果是鬼也君莫與談我輩作伴仝行足矣便共酬論皆田舍桑麻塲圃之事良久霧雖未消天已垂曉二追人欲辭甲先去甲謝云頃非君等作伴幾為小鬼迷惑矣二追人云君謬耳我輩独非鬼耶

便合手拾草中糞亂擲甲面、渡水而去、咋咋有声、漸微而滅、甲頭面悉被污壞、狼狽前行、里人表眾休言、

桃源澗遇鬼

萬曆壬子四月、常熟東門老儒錢承之子某乙、常與同縣某甲親熟、甲死八日矣、乙不之知也、一日忽遇甲于北山桃源澗石上、兩人携手對坐、共叙闊別、甲話家事、歔欷不自勝、同游半日、分手而散、乙入城天向暝矣、鄰舍子訊其何處徵逐歸及暮、乙答云、與某人共話于北山、被伊貽絮家事、不覺歸遲、鄰舍子大驚曰、此公死八日矣、君尚以為人乎、乙愕然、言其狀貌與服色、真然公也、心甚疑怖、偕鄰舍子馳還推驗

果羅綎年不敢出門、憂其及禍、後竟無他、

甘夫人墓女妖

四川夔州府治有鎮峽堂、相傳堂後有蜀先主甘夫人墓在焉、每春月天陰月冷、即有數女郎出游、美麗非凡、或着金泥帔子、或着生白練衫、或着丹繡裲襠、妖媚動人、見者輒為所祟、太守舍中不安、因塑玄君像鎮之、

洞庭詩鬼

正嘉中西洞庭包山之東灣茹家園中、有鬼能詩言人禍福亦驗、俗呼為風流神鬼、又自稱終南山道人、與人飲酒相對酬酢、詼諧謔浪無所不佳、其詩曰、自

入空山歷歲華、幾經葉落幾經花、諸君問我原蹤跡、太華峰頭第一家、洞庭秋水碧玻瓈、日浸東方月浸西、萬里紅塵渾不到、可能着我道人棲、暝烟一抹起山城、迥照林間石壁晴、多少樓臺皆倒景、獨容仙容看分明、歲餘別去、不知所向、留青別札戴其詩尚多、

兕登臺

常熟徐司空子鴻臚、藏鏹百萬、為第三郎所覓、萬曆癸巳四月廿一日、潛遣奴賊王結巾朱明徐祥朱顯、等四人、操廣刀、扼鴻臚喉、幾斷、憎取之、僅得六百金、首飾一箱、次日敗露、獲送于官、三郎冒破千金、逆謀遂寢、尋繼結巾遠遁、而擒明祥顯等三人悉殺死之、

其事甚慘鴻臚不知也及後十年而復敗露當事者乃舉其事歸之于兄昌祚由是閤縣之人無不稱冤蓋昌祚雖窮兇極惡罪止流放況癸巳夏方參送都門未嘗躬行弒逆鴻烝之事也先是鴻臚疾革三郎又投以毒藥既仰移時使絕名醫沈楠從樓窗下逃歸西閣是日鴻臚白晝見明祥顯等三人並着鎖械來至床前守之云郎君昔枉見殺訴天得理先取府君鴻臚謝曰枉殺汝曹有名儒兒也何為罪我衆曰郎君運數未衰某不能動今府君祿與命絕故先得執其夕鴻臚死自爾後三郎每當月夕置酒層臺之上與群姬會飲夜闌人靜朧月曖昧輒有沒頭兒兩

两三〻、各手挈其頭、攀臺而上、將劇中草冀紛紜擲入飲饌中、三郎悔懼、多以家僮執械自衛、一夕見用手格、其械三郎呼而語之曰、汝頭兒且去、我當薦汝汝也、群兒遂于臺邊切齒作殺告大家云、莫笑濃没頭兒也、郎君之頭、亦寄于頸耳、左右驚呼奔走復倒入于地、奄失所在、三郎後遂拆毀此臺、命匠師之流造五郎賢聖總管諸神、爲小偶、劾其眉目、施以機械使能坐一起、奉祀樓中、以厭禱焉、而淫妖亦大作矣雕工預雲、是夕宿于臺下、幾怖死、目擊斯異

嘐啿兒

數年前、嘉定縣嘐塘鎮有木工、從城還、行經塘上、去

家三四里未遠天陰晦際暮木工肩負一繖一襆〻中東縛斧椐㮶鑿之屬忽二狀怪兒衣衫藍縷踢蹋追上呼木工姓名殷甚懃木工迴眸視之察其非凡佯為不應低而漸被追及一兒奪繖一兒隨後有似相助木工堅持繖柄固不放良久力乏不覺被奪於是解襆中木具次第斫櫛前後二兒使共次第引手取去手亦不傷斧椐㮶鑿之屬無一存者惟剩空襆繩多斷絕還欲來取木工終不肯畀（與）之併力與鬭不勝卻被揪胸相拖渡畔塘頭面俱敗衣衫並着泥濘迷悶至明方醒而所奪之物一〻散置岸側且行且拾都未有遺木工後亦無他戚伯堅說

閑中凡使

嘉靖丙寅、蘇城陸𣝣子張店于西閶門外、安泊商旅、歲除日、忽有走差使者馳馬驟至、稱是閑中人、約新歲有公事、須往杭州、是夕無故暴死、手足僵冷、鼻氣已絶、店人大小驚惶、不成家讌、明日告於鄉里、共發囊視之、中有無數帖子、具載追攝人姓名籍貫、而字皆若符篆、不可識、又有細繩子數十尺、此外更無餘物、衆皆大怪之、遂斂結如故、食頃、見一小胡頭乘驢而至、約長三尺、巳許、来覩使者馬鞍在門、突入店中、問吾主安在、衆攔而出、胡頭曰、得非死乎、衆聞其言、又大怪之、胡頭笑曰、某在無憂也、第慎無驚、不出三五

曰、當復活耳、店人叩頭拜謝曰、誠如尊敎、閽門卒甚、遂止之于後小閤子中、具酒食湯沐甚謹、至第二歲曰、鄉里具白其事于官、〻遣吏率伍伯檢看之、胡頭不許、請以五日為期、至第三歲日、使者果甦、謂店人曰、相累不淺、但汝不宜與衆妄聞、吾囊滑無漏泄矣、店人翁媼、亦惟有叩頭拜謝曰、死罪而已、頃之、遣吏復來、使者便隨之去、入見吳縣令、〻問其何為猝死、對曰、某非陽世走差人也、實伏酆都驅使、因奏冥王命、追攝死者、徧歷閩洛齊楚之間、以至于斯耳、今大驚、便問追攝狀中何人、對曰、無幾也、杭州止二人、猶未往取、蘇州止三人、僅錄其一、問彼二人何為不錄、

有姓名否曰、有、一人是山東籍、姓張名鎔住北潼子門花柳行戶人也、一人是長洲縣籍姓方名古、住齊門、親禮僧相人也、所以得免者、張家現在寶林寺中禮梁皇懺、方家亦在北禪寺禮梁皇懺此功德最大昨蘇州府城隍移文冥府、着某罷追、今須往杭州去耳、令亟使人推驗無差、益異之、賜以資斧、拜辭而去、自爾蘇城緇白貴賤、無不崇信像教慈悲懺法、日漸大行、

楓橋児使

嘉靖末年、蘇城南潼子門編戶陳世仁、與弟世倫、早起步行入支硎山、祝鶯觀音殿中出門十餘步有二

人隨之、作伍伯裝束、問世仁兄弟何往、曰、入山了香願、二人曰、我輩亦有公事往楓橋、便請同行、酬答往反、皆言里中已歿人事、頗怪之、既至楓橋、而二人告辭曰、吾欲入此人家、不得追陪前路去矣、世倫視其指顧非凡、因與兄潛窺蹤跡、此家住寒山寺東第三家、尚未開門、忽見二人于門縫中冉冉而入、其黑如烟、奄然不見、世倫便折楊柳一枝以誌其處、時天向曉、急入山中瞻禮菩薩而還、至寒山寺前、日方過午、則此家已挂紙錢於門矣、乃知二人是鬼使也、世仁自此持齋為道民、諷經念佛以終其身、子文綗親說

兒變化

齊門外西匯上木行主人潘猷自言其十二歲時一日凌晚下鄉徵索客帳忽于馬路橋下踹着一尤鼠啾啾作聲聽之是兒嘯既至前忽變為雄鴨又作鴨聲急趨逐之既及唾之兒便渡河而去復変為羊鳴數聲遂絕

孤山女妖

萬曆壬寅明州聞莊簡公之裔孫某蒻冠美風調攜其姪才十五歲同詣杭州路遇姚江秀才呂生傾蓋相契遂同寓西湖孤山寺傍一古館中前即張氏梅花嶼及水仙祠有短垣隔之宋人詩一盞寒泉薦秋菊處也時值秋夜矇月朦朧鄰鐘響斷兩生頗工吟

詠徘徊于庭、忽聞垣西有婦人笑語声、俄而履跡漸近、異香襲衣、啟扉伺之、遂見三女郎自樹影中來一着冠、年稍長、其二則縮肉髻、垂鬟如鴉、皆麗色也、褰帷而入、直抵寢所、就床坐、與閒呂溫涼、各擇其偶、顧諧伉儷、着冠者笑曰、汝兩人已作鴛鴦配對、而我獨無、因指閒生之姪謂曰、終不然、留此黃口兒為我伴矣、我安用此、當往尋水月上人矣、言訖、即先辭出、二女郎相顧笑曰、阿姊意不美滿而去、我輩且為樂也、兩生驚喜、陳設薄具談笑歡娛、滅燭解衣、雙栖婉戀、四更後別去、問其姓氏居止、不荅、但執手依々曰、非久相期、慎勿泄于人也、下階數步、如霧濛花、行於殘月

中無影心竊怪之既去歘爾而滅陰雲四垂淒風颯
至月色既隱景物慘人不奄窓戶軋然兩生股慄方
異其鬼妖也然亦頗愜于心精授兔與究轉不寐明
日起視但見樹深雲亂水流花開杳無行迹邂逅水
月上人自靈芝寺椋湖而至竊話夜來夢見一麗人
求偶某不肯從絶與兩生所見年長者無異語及大
怪共為歔欷旬月之內三人相繼病卒水月者故楚
中少年僧也豫知亡期囑偈後事中秋夜忽謂其同
衣曰前生之冤業至矣辭別親友自題神主而逝視
秀才良桂與閒呂善而黃州牧九骂又與水月善兩
人具說頗相合也

焦家橋女鬼

常熟城中居民、開錢肆于焦家橋側近、其婦輕蕩喜淫、穢聲播于中外、夫不能容、逼令自盡、遂抽其領巾縊死、々後、即瘞于北山下、月餘矣、里中有少年某甲、容貌甚秀、獨處于室、此婦人白晝現形如人、往就之狎、甲徵其家安在、曰、鄉常往來兒家、乃佯推不認耶、甲說之、遂誘而藏于室中、日常飲食起居、粧梳鍼黹、與人無異、背燈纏綣、妖態橫生、旬月之間、相得如伉儷、後為鄰嫗取火、遍視之、問是某姓娘子、昔已死、那得至此、婦怒曰、謂嫗是生人、何為作如此問、謂嫗是鬼、那得白日入生人家、鄰嫗惶遽反走、乃不敢言之、其夜婦人與甲叙別、曰、為閭巷所窺、不可留矣、妾暫

還終當與鄉為歲寒之盟耳相與歔欷，四鼓辭去還
復至少年某乙家，乙亦冶游，獨處，忽聞扣門甚急，披
衣啟視，見女子隱身而進，乙戲問曰，家在何處，宵分
來此，婦人偽泣而告曰，兒家近在城北，夫死貧煎，兄
嫂遂有言語相及，乃逐于外，欲暫寄留，乙喜極，擁之
入幃，見其容姿韶令，舉止綽約，備極款昵，踰于琴瑟
如此積三月矣，乙一日早出，婦人朝，梳方竟，不及閉
門，忽見前鄰嫗復突入舍中，又數目婦人不已良久
婦人詬而罵曰，嫗老悖不死，強與他家事，又當作兒
話耶，嫗怪悚急趨出，其夜遂與乙嚙臂而別，同穴相

期、乙愴然、送之出門、見掩袂北去、疾如飄煙、瞥然不見、心頗疑其非人、然每思輒廢餐寢也、歲餘、二少年與鄰姥後先淪沒、益知妖淫所為、家苐湜窃話于余

鬼招飲

萬曆癸丑八月初六日、蘇州閶門外洞涇橋內役夫錢忠、入城至盤門薪橋弄衖中探親、其家設酒食餉之、忠既醉矣、別去、天色已晚、行經胥門、忽見一已過識人周三、捉忠臂相勞苦、忠曰、君死既久、何得至此、周曰、我故在松江營小貿易、未嘗死也、忠遽信之、欲拉入酒肆中飲、周曰、敝居咫尺于郊外、肯惠然偕往一醉乎、便掖之而去、忠亦不覺出胥門相拖渡河西行

随之一處皆高門廣舍棟梁華整似是大姓家但陰慘異常不知何地周設具飲次先有二人在焉見忠至相與揖讓而坐奉杯便云好酒用拳作馬互角勝負痛飲狂歌宵向分矣忠苦欲辭去三人便從座起拾草積間瓦礫糞穢紛紜亂擲忠頭面俱被傷損盡力捍拒連呼救命者三時朧月曖昧寂無人蹤偶有圃人故是營中小校聽見荒墳内號叫以為盜也持戟捉火奔突而來見三鬼面目可憎共捽一人頭髮氣息奄奄命絲將絕圃人與力大争你乃滑觧三鬼於是捨去須臾聞在樹林中嗔恨非常圃人近前細認乃即鄰黨錢忠蓬首垢面滿口污泥問其故具說

為諸兒困孕事狀、看所見屋宇處並高丘深塹、一時嘔出泥漿數升、方知所飲之酒、皆溝中泥滓也、

陳湖女妖

蘇州城中大雲坊姚生邦盛、年少善鼓琴、萬曆己亥八月十八日、放舟棕陳湖而東、投于頓氏莊客高家、莊客面黃少髭鬚、里人呼之為高太監、生是夜宿其堂西偏之書館、携琴向院下自彈、彈畢、背灯于閣板上而寢、戶已閉矣、忽見屏後閃出一婉媚婦人、年可二十許、上衣生白練衫、下束鵞黃裙子、時月色甚皎、儼然相映、婦人手中抱一金漆粧合子、輙移燈置几角、從容綰髻插簪、作晚粧竟、仍取櫛別梳、安放合子

内、忽騰身就寢生初見其迴動輕飄有殊生人、以被蒙頭、不交一語、婦人頓而笑曰、郎害羞甚、何無男子氣乎、兒須撲却燈來也、急起吹滅解衣登牀生撫其身、甚柔膩、亦不覺是妖魅、便與交歡、了無他异、徽其名、曰、主人有太監之號、絕人道久矣、郎豈不知、兒即主人之妾二孃也、纏綿至曉、奄爾不見、生甚猜疑乃私于捧盥者曰宅中有二娘乎、是主人之妾耶、捧盥者曰、君安得聞此死魅、往以中遘冓紜、紛大家逼令自縊、死且五年矣、時々見形祟人、夜來得無有佳遇乎、生大駭、亟謝主客、整舟而別、癸丑十月廿一日、邢戟官言于嚴郎武座上、

梅廣文遇落水鬼

蘇城磚橋西有落水鬼呼人姓名應之者必溺死夜深人靜便起行橋上如着木屐聲看則滅去萬曆丙午冬府學廣文宣城梅守履忽病狂性理錯惑如有憑焉一夕盛衣冠而出向東疾馳盧兒灶養並躡其後轉近磚橋廣文謂左右曰暫迴避前有官人儀從來也眾視寂然轉盼之間暫爲不見廣文直走橋西赴河死矣計府學至橋相去三里許陌曲折先不認識而竟走溺于此豈非鬼爲祟乎諸生蔡士順說

華別駕耳中鬼

梁溪華別駕善繼博古嗜奇詩才清麗與弟善述齊

名中歲投階書談仙兒從方士錄樟柳神戲學耳報術、後悔不肯竟委為此兒鑽入耳中、耳遂以聾、終其身不能聽、

兒生朝奉

三十年前、休寧縣某鄉鎮有姙身婦人、未產此婦人既滿十月、腹內兒生、日現人形、持錢詣餅肆買餅飼兒、如此積時、餅師夜間檢数錢、錢中常雜冥紙一片在、爲怪疑婦人是鬼、俟其後來取錢另置、仍與餅迨暮、視其錢化為冥紙矣、明日至、與餅訖、隨跡其後、都不見門巷、但有殯屋、漸聞小兒啼声、轉進、婦人奄然而沒、于是還集等輩同往驗看、乃棺中婦人形體如

生、脚後生一孩子是活者、餅殘尚未尽也、共相惋惜抱歸肆中、月餘有少年来肆寄坐見兒状貌、問故、餅師具説本末、少年驚曰、此是亡妻殯宮也、呼其兒々便撲入懐中、因大慟持去後成富商、同旅、呼之為鬼生朝奉矣、

張王府基三鬼

蘇州府治東張王府基偽周齊雲楼故址也、基東西皆敗垣積瀆天陰月晦怪魅往々而出、萬暦甲寅四月、夏侯橋役夫金乙夜行逢鬼々先問乙是誰、乙曰、我乃人也、還問汝為誰、鬼誑之言我亦人耳、乙時已酔、見其寡髪撒衣、叱曰、人甚可憎、鬼大恐、便裂目吐

舌、牽乙袂去共入壞坎中、乙恃力與相鬬、鬼使捺臂毆之、鬼下拳、其勢極重、乙還以拳〻其腸、覺甚輕、頗似煙氣、乙乃罵曰、汝鬼也、何誑我而言是人、鬼曰、身实非人、聊相戲耳、乙笑謂鬼曰、汝止有兩手、那得偏撃我、鬼曰、卿為我少助耶、乃伸手招引、須臾缺墻下復走出兩女鬼來、助前鬼毆乙、投擲瓦礫、力勢更猛乙疲頓不堪其苦、傍有一白衣老人、策青竹杖至、指謂乙曰、西南角上當有燈火救汝、何足憂也、言訖不見、乙遂狼狽而行、強于路次訪人烟、步未十數、依稀認是管憲使家監所居、款門不應、遂疾走出街西、少頃、前有燭光漸將咫尺、近視之、果是憲使之子秀才

管珍自西昌聽講還宅乙呼救且急管遂止言呵叱鬼稍退避管問乙曰鬼安在矣乙曰去矣于是命二蒼頭挾之歸乃許來日戌時辦食荐度向晨遣視乙尚冥然如中恶狀肢體悉被擊傷至暮管為具酒炙置橋側燒紙錢與之食頃便安管珍自說

醉人兩遇鬼

蘇城葉甲因過盤門婦家迎婦不歸設食飲醉極[深]夜而還遇一姝麗婦人年可二十許抱三歲孩子同路前行甲驚恍持其燈忽先忽後微挑之曰夜深矣何為徒行婦人曰何與君事甲曰某以燈照步可矣婦人默然使共押昵媚言交至相謔而過吳縣西橋從俗

名馬蟻窠已是二鼓、忽見兩皂隸手持文書繩索貌甚雄昇、叱去抱兒婦人、呼甲而詰之曰、此是宗人妖兒何戀之哉、甲惶惧不知所措、兩皂隸曰、適有公事過北城、無火、卿持燈送我去、當得酒食、今宵不落寞也、甲醉思歸、未許諾、兩皂隸張目揉袂、遮不聽去、扶甲兩腋、逕曳將去、桃花塢中教場盡處、其疾如風、既至、留甲于門而入、曰、頃少踟躇、甲疲極、便蹶然、而睡少時、聞舍中哭聲、始寤、尋有被髮少年出投水盆、繼錢于門、見甲詰曰、爾非賊乎、家有老公新死、有何相涉、而中夜守伺為也、甲大慚、唾其壁而返、馬蟻窠在城隍廟前、始悟兩皂隸、是廟中冥使矣、

鬼買棺

太倉州沙頭鎮相去鎮三五里村名新涇有編户謝甲、為人美鬚髯、而行多不謹。萬曆癸丑春三月、一家長幼連甲十一口、悉病疫。甲先、妻孥相續而亡、計场有九人矣、止存二老嫗呻吟在床中。外宗姍入其門問疾、有並見兩疫鬼、朱髮青面、齒如劍戟、踞立于門左右、各各震怖狼狽、卻走所遇無不染疾而死于是。經月閉户、枕屍狼藉、莫敢收之。忽一日、謝甲鬼魂直走出沙頭鎮上、坐于肆與僧人對共計校、解下腰纏展開大小銀錠、共秤見四十二金、以六金有奇買棺九口、別存半錠、握置掌中、餘銀結束于腰、如故俄

喚船戶朱大郎將所買棺逕一舁入船中安置皆畢叮嚀語云汝可載至新洋村東到一處門臨清溪宅舍高麗旁有竹林廣可數十畝問是謝家郎便舁入吾先沿岍而行矣因出捏中金半錠露示大郎且云雇直之資悉取諸此無憂也大郎依言載去既到新洋村東轉入聚落委有高門廣宅嘉林美蔭推驗謝家一一無差為但悄不聞有声響心謂可怪因測所由便排扉突入經三四重門已是卧內滿地死寂無人跡數之大小男女果是九人而長鬚謝甲買棺鎮上者亦與其數為諦視之腰纏如故捏金半錠宛然在也連呼異事異事亦莫出應久之傾聽微似有

人喘息遂歷東西二廂就看徐聞人應西老嫗臥病在此客何爲者叩其主人翁媼死已一月矣大郎是持長齋人高声念佛而出出則遇見前西疫鬼匿身于壁角中大郎熟視其醜狀便罵之曰業畜業畜枉害人命無數尚不去耶言已兩疫鬼倏然遂滅大郎自料棺無着落乃捨其船前走村中徧話于人尋求謝氏之婦兄表戚某某輩相與登此殮此九人而二老嫗有時亦能强起言動方知疫鬼已消發其屋棟藏鏹二千餘金驗之悉官物也大郎不敢取竟回船沙頭鎮矣沙頭人喧傳鬼買棺或云其屍能自行也陳竟生沈公繩共附載朱大郎船親聽其説

避煞遇鬼

歙縣西林村書生程宗亮館于所親家婦病危殆家人報婦其值坐牀頭伴守忽見病婦面倚枕上突長丈餘驚集充少看須臾漸漸縮小呼其婦醒都無所知婦亦少時而已停數日俗忌避煞宗亮飯畢便詣合田訪友將避于其家因不相值悵然良久行百餘步過一古廟便走入避寂無生人惟左壁角有寄棺一口俄見棺上立一奇形醜狀之鬼長齊屋樑宗亮大怖急俯身作礼謂曰鬼欲横相害乎立如故若無他意請滅其形鬼于是蹲踞而坐時方盛暑鬼乃袖中出一画紗扇子搖動自如向宗亮哆口而笑了不

異、宗亮遂走出廟、行又數里到新橋、踐溺溪邊俄又見溪上無數鬼衣小兒、其形忽長忽短、揶揄宗亮共拽其衣或拾草間糞穢來擲宗亮方為所困奄有青衣女郎手提一殊紅合子、青繩纏縛、來助宗亮共驅諸小兒、諸小兒各々散為黑煙而滅、宗亮頭面傷損、衣服被污、女郎便挈上橋二人相與偶坐橋上、解開繩結、啟視合子中、取出荔枝龍眼餺饠餡子之屬遍與宗亮、宗亮謂是大家青衣探親而返、初不疑其非類也、然又不敢遽食一一納諸袖中、女郎笑曰、措大郎君、不嘗珍異、將懷歸餉其婦乎、宗亮亦笑而應之、往及數十語、女郎纖言狎至直前抱持宗亮身如烟

霧宗亮方大駭异狼狽而走被追逐五里許望見里門遂巡解散既去聞詬罵之声不絶出袖中果食視之並是楓楸枯梓葉也病数日方起汪大儒説

靈山庵現燈

歙縣西北三十里有靈山〻上有報德庵是丞相李善長讀書處至今道場不廢相傳每歲七月十五夜僧徒作蘭盆佛事設放燄口甘露法食看人無数並見現燈数千百點燐〻然作青緑色自遠而近即之漸去避之復来積年如此有人撲得一燈乃是一莖枯稻草莫詳其所由變化也

現磨漿

萬曆年間越西衣冠家奴客作橫堂因收市租錢不得致賣漿夫婦二人共甃屋遂無敢復賃或寄宿輒不多遇祟扃閉十餘年矣一日衣冠独步門外忽聞空屋中窸窣聲良久怪之以手觸扉呀然而開見故賣漿夫婦二人方共推磨磨漿悟其死也惶遽却走集衆視之都不見未幾感疾而殂

鬼產收生

萬曆癸巳吳江縣八尺鎮有收生婦王氏姑媳二人在家將寢忽聞近岸有櫓船聲逡巡叩門至急云喚收生取火視之二少年也便乘船載至太湖灘上詰主人姓是舊族吳氏入門見高堂廣廈燈燭輝煌新

婦生蓐年可二十餘免身生女合家稱慶遂設酒饌留姑媳共食贈錢而出天際曉矣回視都不見夜所經處但有雙墳拱木二人徧身青泥手文血淚模糊皆得紙錢

趁兒船

萬曆己亥九月蘇州滸墅關隸人馬敬住胥門外朝出暮還其日五更搭船赴關忽有艇子攏岸呼敬共行詰之答是同伴陳牌敬忘其死矣倉卒附載行至董公橋（交稽以名）便挽而進送望燈燭光是小姓家讌五郎陳牌先入語敬且停少時便攜出甘果酒飲一席二人偶坐道邊舖餟都盡陳牌復入又少時便倒負

一老公出、頭在下、足向上、若笠狀、敬大駭、俄聞內啼哭聲、有若新死、廻顧水傍人與艇子都無見矣、忙挈酒饌食器送還其家、見一群細弱、方拊尸啼哭、爭嗟敬為盜、露其胥符示之、乃信、敬自此棄役持齋、今為青楓亭中行者、

黃花舍人

吳郡士人召乩仙、々至、署曰黃花舍人、問其坊曲氏族、曰金閶王氏子、因與里中黃生遇春歡好、又一生嘗捧黃花、人呼為黃花舍人也、問卿是夭死耶、曰某年十五而夭、問生安在、曰相繼亡矣、今某與同寢處若人間伉儷也、衆乞下壇詩、曰憶黃郎嘗贈小曲、每

句以想殺愁起余亦有荅請誦之遂題曰忘不了對攏雙袖忘不了佳期月下偷忘不了柳遮花映黃昏後忘不了羅帳綢繆忘不了紗窗風雨清明候忘不了多病心情懶下樓情語繁多兹不備錄詞訖遽求去問何忙迫如此曰黃郎候門外久也問何不與俱入曰其吳兒已作半天游戲阿郎未離鬼錄那得来此寂然無声竟不知何風流鬼也孫儼伽喜述其事

獪園卷之十三終